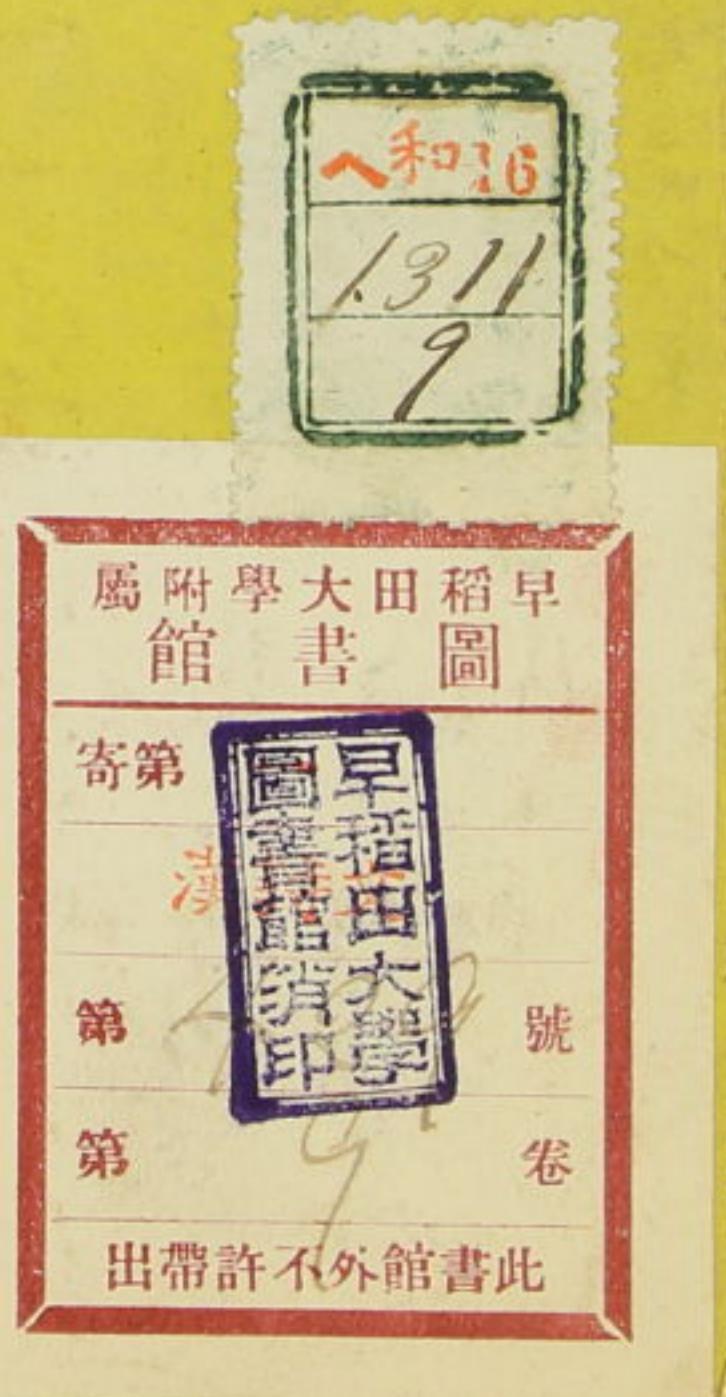




嚙鳴館遺稿

卷之九

書牘



0 1 2 JAPAN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明人
和6
號卷
1311
9

消憂樓藏書
時習齋

平洲先生嚙鳴館遺稿卷之九
其本領粗參自共閱
其餘尾張紀德民世馨著
其文無存而余發春言
同父自翰射之十月又告米澤
神保行簡

與郊一日南歸門人東都泉長達平同按
至是始知蘇曼卿苦矣久留采
憲島公禮

如書牘
賜未諱至多限緊去
吉室復采澤侯
恭奉三月初五之手命、盥漱拆穀、再拜讀之、則墨光
溢牘、字字挾佳勝之氣、伏審君侯洪福大邦、乂安欽

喜敬賀何盡、夫東北諸州、風氣多寒、大邦四高維山、
雪恒皚皚、望翠色者、僅夏月已、其大雪也、平地丈餘、
宮室皆爲冰窟、貴人守爐、賤者繼蒸、飯粒脫吻、案上
成玉、金甌未乾、至夜則裂去歲十月、君侯始就國、鄙
生民私心竊憂懼、吾侯生于關中、比其長、未嘗一經
異候、一旦衝此烈寒、艱之爲君也、奈其父母乎、赤子
挾纊、有宗廟焉、有山川焉、豈神之無祚焉乎、發春得
旗正書云、邦內雪少乎比歲、而侯亦能勝寒、自其間

安於老侯之宮、聽政於羣臣之朝、未廢一日、振廢淹
出滯賞、畢故刑、宥間罪、衆庶懲懲、以奉春令、鄙生至
此不覺擊節曰、其然其然、天道果有在哉、乃東鄉拜
祝、抃舞不勝、民前日所陳於前、積善餘慶、吉人天祐
者、侯亦今知其不誣、諸貴喻、臨朝之暇、唯典籍之娛、
日召大夫元子某某等、使侍講筵、雖左右某某子亦
與焉、夫育門子、撰賢良、晉悼之所以治晉也、大邦之
制、大夫世職、彼其之子、遂且爲政、今使其知仁之方
安民之圖、豈有大焉者乎、又喻篤我所好、則奚問才

不才人一能之已十之人百能之已千之亹亹不休久焉必有得也善哉言也蓋自英主賢君之有志于學也大抵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固所望乎吾侯侯已能自期鄙生復何言但其不言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而君侯方升初途敢冀念難於末路焉先使正言易理宜講而請由程氏始者階級之言耳其上堂入室唯吾侯所自進也區區犬馬之心終不知已爾彌八將西歸上途之期在其君發輶之後云蓋其君如欲以此老歸以一

新學政者果爾乎美政可慶也然至來章之閣虛其左席鄙生恨焉保簡研精修業如誓欲對殊遇者鄙生樂焉南宮生未一奉顏色忽亦賜問及謹茲致之俯伏吞聲大夫源鳳久無書顧亦靡鹽之故耳時下艷陽輕暖宜人乃知大邦雪稍盡四野花將綻恭惟車馬羽旄欣欣色動或者出舍於郊咨諫其所興發則一遊一豫亦何害于侯度矣抑諸賢大夫在焉非鄙生之所能以告也書外愚衷別使正啓至其肝膈之言則謹待支侯東轍之日云賤冗依舊作字不敬

實不堪惶怖、伏冀賜寬恕、

又前文以告也舊以愚吏限於五客至其間
高閣之宴、旣醉拜辭、櫻溝楊岸、衆月而歸、飄然舉冷
然善、如羽化自在、朝廣寒去者、曉鼓一響、忽焉地上、
乃悟爾時列飄轎、轎夫足跳地、不知尊罍之下、其
爲何態、悔懼之際、忽辱手命、恩問懇至、嗚呼何憐鄙
生之無已、瓊章改賜、敬斯拜受、侍臣之詩、應命筆削、
改錄鄙詩、謹併奉返、乃醉中所論于前、小人大悟之
字也、伏乞發一笑、惶怖不盡、

盛林又貴奉獻前知早恭勤無怠至子期文靜而宏
辱賜手教、俯伏捧誦、乃知尊候景福、恭喜何言、昨來
章奉詰之次、及鄙友南宮生新來寓小館、相與叙舊、
而笑泣無端之狀、卽便賜命速罷、蓋以憐察小人與
生未盡久別之心、而畜思積念、蘊鬱乎胷臆之間也、
大人仁恕、無所不至哉、方今與生語此事、忽辱使者、
賜以鮮鱸、卽當濯溉割烹、以薦卑先、而與生偕再拜
跪嘗、以極杯酌之歡也、昔者張生爲此物懷故鄉、今
也南生爲之忘他鄉云、不知所奉謝、謹容趨拜耳、倉

卒削答、不能修禮、不敬怠慢、不堪恐懼、

昨漁于大平潭也、故得先駕出入、則叟杖縱步、固已適病脚矣、更戒轎於途、何辱恩憐之罔極也、飛流千尺、衝石爲雪、九丁倒投、捉魚無底、爭捧而出、交獻而返、夫蹈實地、或時一跌、况圜流之中、激波之上、何奏絕技之悠然也、鄙人野情、一投此境、譬如鳥之脫籠、猿之就林、禮敬失持、怠慢忘檢、加之鯉鮮躍盤、香醪溢杯、不覺奉贊清威耳、恭惟君侯至仁、所以恃而忘

悔懼也、欲待旦拜謝、則又賜休息、謹不敢忤命、如爾時始末、尋圖紀上云、

與朱澤侯

昨解愠曲室之宴、亡論灑酒陵肉、陸海具至、使小人輩醉酒飽德矣、奉歡之間、使諸臣各賦其志、則濃墨溢紙、彩筆眩目、彬彬翩翩、君侯之所養成、可以欽其風化之美也、有是哉、室之取名也、諸作謹奉命、逐次點檢、蓋人人異撰、亦各言其志也、何問之優劣哉、追琢微瑕、各得朗潤、併改寫鄙作、謹茲奉還、小人雖飲、

而竟席與瀧生抗舉、則今尚餘醺、頭重千斤、是以書辭不能修、字畫懶放、大不勝恐懼之情、伏乞萬賜高恕。

又

二旬不雨、赫赫炎炎、上下奠瘞、政急于雲、嗟何君侯憂民之無休時也、犬馬區區之心、亦爲君侯悶焉、謹製離合、敢進左右、冀得一笑、奉慰鬱陶、其文曰、留九百九十九、去九百九十八、君侯益強之、則必感鬼神、而享福亦益大、

貽三
又
十六日書答吳子善公
鄙生民性愛山水、每聞一勝、形神欲飛、奈何近來四方之士、逐臭不已、終年役役、應接唯苦、而我杖屨煤矣、今茲屬辱、寵招、則得藉口以辭於從遊之徒、而觀光於大邦焉、乃東路所經、鬢髮如雲、綃川如練、白河問故關、而懷韻僧之詠、已秋安積尋山井、而憐佳人之諷淺矣、餐夏雪於吾妻之嶺、聽夜雨於夷屹谷中、實二十年一適矣、旣入大邦、因聞松島距此八九日行而邇、但是學政方隆、生員益進、日夜問業、猶飢之

貪食渴之爭飲也、雖民愚陋、扣端忘倦、所以至今不敢以松島爲謁也、私顧民少小西遊火州、遠浮鬼海、今又幸使及未老東眺奧浦、一探鹽竈而後得足跡、亘我靖蜒之洲、則亦益拜君侯之賜、而鄙人生涯之遊觀足矣、白露始流、爽涼神蘇、如能假一句見月之磯、見月便回、謹不逗歸期、抑非所敢望、敢布下情、伏冀大人仁恕、千萬垂愍、

報石太一水
領三月十六日書、審足下起居、可喜也、今茲川生學

于平安也、一賴足下爲主、每信稱高誼而不置、則於不佞多謝何盡、生父熊峯翁昔嘗與不佞相知、頗有託後之言、比不佞出入其藩、翁則已老矣、尋病卒、以故生之學于不佞、不啻其君之意也、一經之遺、繼業以進、則亡論、生之不負君父也、不佞亦不負逝者於地下焉、唯恐資性多病、力不能勝其志、加之花街柳巷、伐性之斧、磨刃倚門、所恃太一忠告、善第視之耳、近有寓生僞札者、其言專疏、不佞卒病難起之狀、而切促生之東歸云、其意蓋欲使生狼狽促裝、而以掠

之郊甸乎、抑亦以爲紀生之生、不如死之久乎、要皆狡猾姦謀、危哉岌岌乎、如非太一義裁以救之、則殆使生窘窮東路、不佞於是益安足下爲之主、而又益知無憂于生矣、太一哲士哉、南宮君新東下、自不相見二十年、相見則一語三十日、悲喜哭泣、情話無緒、門生輩或私語于傍、以爲二老心疾一時共發、太一太一想像其態焉、本月朔纔卜日本橋南吳昌巷者、得以使君寓、卽出入相偕、日來往乎都人士、而締交汎親、足下勿以爲念矣、此老德宇無物不容、獨未能

與杜康相善、是爲憾耳、而君尚傲然云、幸不損厨釀、多矣我之德紀生也、呵呵承喻、遊高野山、是紀南一名佛塲、不知我家之圓珠經、能化度幾大弟子、冀一見聞、餘俟後信、

與安文仲

前日井仲龍別酒、南風競甚、酣戰之際、不佞先敗走、不知爾後足下能軍否、但其利不利時也、抑中原之間旋、相共不失爲壯事矣、愉快哉、見屬烏石山人壽詩、而不佞未嘗與山人相知、然山人以書鳴于世七

十年是宜賀也、况足下价以丁寧、不佞何敢辭、乃鄙律一首、倉卒賦呈、蕪陋實甚、幸以足下之雌黃徂

與北畠世規

聞中州頻雪、源君足下、衰服無恙否、日者承訃驚愕之際、倉卒取答、未悉所弔慰焉、蓋太孺人不幸蚤寡矣、而藐焉諸孤、皆得成立於其慈訓、則其焦心可知也、旣又遭傾敗、乃千里轉倒、備極困厄、君家兄弟孝順亡論、抑亦微太孺人之賢、則難乎人不間於其昆弟之言、奈何源君、隱約無時、負米奉檄、愈爲愈左、而

大孺人一夕之疾、溘焉見逝、嗚呼、爲源君者、痛恨如何也、然不佞嘗得一領太孺人手札、而竊察其所丁寧、則辭意慷慨、專庶幾其子有令名而已、固非彼尋常之戚戚乎、貧賤也、唯其子之多財之望者之比矣、是尚幸有前路之可以報于地下也、然則姑節其悲哀、飪粥自愛、永圖所以報之者而可矣、足下思諸、碑銘稿具以發、文辭固菲陋、恐未慊乎至情、亦唯千里無由面咨、幸筆削以圖于石、先見喻晤語于川生、此生多病、時時一賜看顧、歲首殊忙、諸待嗣音、

與益君徽

君徽足下、先如之散地者、既又如復要途者、不俟之寡交乎大邦、至今未得其詳矣、青蠅止櫟、非今斯今、卽失得亦奚傷焉、若詩若文、隨其所感以命與、則足下之技愈益進、不亦妙乎、不亦妙乎、不僂劣劣依舊、而遠方之土、逐臭不已、去歲得渡邊恒字子觀者、年二十一、卽大邦平鹿郡橫手人、志力兼人家塾之選也、自云幼嘗一學足下之書、不知記之否、芳賀氏且歸、爲生之故、來別草堂、倉卒折簡、附呈數行、書外戀

戀、口囑伊人、幸一嗣音、

與井子章

歲亦暮矣、西趨東走、限以中六、則欲再就兄以醉焉、故仲栗之婿曰宇內氏、而弟視猶姪夫也、以二十日病歿、匍匐葬埋、悉皆賴弟、乃明日得卒、藁裡歸家、夜半弟婦臨產、收母未及門、呱呱舉女、以子母幸無恙自賀耳、慶吊並至、適有如此、穢制有限、非以發春、不得拜候、拙字二紙、應命揮洒、如夫十二境、及春賦呈、尾蘿葛一根、貢厨下云、艸艸、

與南宮喬卿

不佞喘暑甚於吳牛、大病之後委頓殊甚。昨夜微涼、神氣少蘇、曳杖一造兄滿樓風月、秋氣欲動、抱膝相對、且飲且語、風前人兩口、月下酒三杯、足下之句也、領得千秋意、相憐一代才、不佞所和也、意興所在、不必在奇境矣。老嫂貴恙、朝來如何、有貽行德麪者、荆婦已嘗之、比都下所製如美、乃不以餘而嫌、敢致之厨下、亦分甘之意哉、幸老嫂之下箸、

與瀧鶴臺

先屬谷氏、寄呈尺一、不知浮沈如何、今冬不甚寒、貴恙爲何候、與子章語必先及翁、山川悠遠、徒使心癢、米澤侯念翁不置朝會之際、私君世子、世子云誠困、然不稱篤、尋可瘻也、侯喜告民相慶、本月十六日來章閣畢講、依例飲宴、四座歡甚、而侯數言翁而不樂、此侯之厚也、奉懷百緒、不敢犯病憊以細疏、幸命侍史一報近狀至懇、

與瀧子儀

子儀足下、聞學日至焉、至祝至祝、尊翁之歸也、趨庭

異聞不必言也、衣襯之態、抃歡可想、獨奈清風朗月、少我一老也、豚犬小字玉石、年正同懷橘郎、辱稱通家幸甚、印匣一具、此物雖微、冀以爲好、

報秋玉山

樂哉小樓至日之歡、壯哉秋翁至日之飲、促席乎岡子、大杯互罰、飲將斗、高談阜然、翁甚似焦遂、豈亦飲中之僊耶、井子吹笛、葉生梵咒、合座聳聽、不辨龍牛之鳴、可笑、蓋得趣以賦、動句驚人、而後醉墨溢紙雲飛烟散、則雖諸公集于僕之常乎、抑亦奇興之所發、

大非他日之比、愉快何如、僕淺量、昨酒爲祟、今午纔覺、塾中言有秋先生之書、小子輩不敢就醒中以告、敢謹代接、忙手拆緘、縷縷如面、恍焉惚焉、昨耶今耶、寐未寤耶、猶相對以歡者、乃召杯水一爵、眼目瞭然、嗟乎至日之醉也、民爲甚、而翁之手書如此、雖固情好之厚也、自非雄飲如翁者、則誰有此強精神、欽羨佳篇、改錄以賜、僅換數字、妙益甚、賤事逼于晚起、艸不盡、

報敷子厚

宮生志才相兼、而以五月夭、久住生幹我蠱者六年矣、亦以七月爲鬼、津生篤行、家塾之所敬、河爵之於僕也、猶父則猶子也、而皆以八月逝、嗟乎子厚、僕之悲傷如何、深蒙憫悼、以爵嘗一辱、敷君之善語也耶、生年二八、苗而不秀、實可哀也、雖然爲大邦人士所惜如此、則足矣、彼則足矣、而生者之感、愈益不可已也、弔慰殷勤、見勞念於仲栗、足下之誼實厚、謹致之、則其吞聲可知也、屬者纔且收淚、以詣謝諸君子、偶有鄉信、亦報以先祖妣之變、僕之不弔、於是極矣、憂

感累至、心肝寸裂、艸草答謝、伏冀亮察、

累白報南宮喬卿

不見我兄十三年、鴈魚論心、亦唯夢中之語已、仲春之月、石谷二生齋書以至、則審近狀、兼知二生之腹心於兄、二生忠實、才華亦可愛也、蓋以兄之故、其視不佞猶視兄也、一語肺腑、如引緒抽繭、相笑相泣、不知家人輩觀以爲狂矣、愉快哉、今月初五、奴婢輩以退期皆去、未得其代、於是石也執爨、谷也拆薪、不佞之遇二子、亡賴如何、然而二生未嘗彈鋏以歌、欣欣

服勞、雖善良之性固然、然我兄之育才、非孝悌爲教、則何得此謹厚之士哉、欽羨、眷亦暮矣、二子告別、不僂所以致兄、二子體悉、紙上萬言、不如一聽乎二生、不備、

與井子章

三之日栗烈、謹候起居、佳序賜淨寫、筆力遒勁、真老兄得意之文也、但篇中兩揭扼腕字、如有遺憾者、然

是白璧微瑕、老兄而無慮則已、若其有意、冀更思易之者、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固所望於我兄也、敢布腹

心

與秋玉山

昨者得面謁、矍鑠之狀、恭喜何言、自辭而出、更適數處、還則日之夕矣、乃取遊獄記於懷以讀之、咨嗟於字、拊髀於句、神秀萬仞、宛峙乎目睫之間、於是攝齊而起、忽與胖大仙翁提携而進、如騰而上者、如飛而揚者、冷然善也、須臾蹈盡烟霧、中天迺止、其爲僕指點也、四顧甚雄、其將辭也、若隕虛焉、既寤則枕錦篇、殘燈憧憧、蓋僕未嘗度大麓、攀層盤、而能使形神俱

往者、真先生老筆之妙也、豈可不敬哉、當得手寫而奉還、薄酒一壺、聊奉慰令郎新客之意云、

又

古人所謂食菽飲水、卽小館開宴之常已、而罄之歡以永日、使僕無遺憾者、素二三君子集于小館之常已、一獻一醻、遂至大醉如泥、不知賓之斯歸、坐久之敬送以得罪於長者、抑亦僕之常也、三常不渝、至日之樂極矣、幸無害酒否、謹候起居、

與源子明

都上世子講業之日也、不幸得寒疾、不可以風、加之今雨淒淒、強犯之、恐亦委頓中途、敢因足下謝不敬、其能令世子罪否者、唯足下所告、敢懇、

報富君嚴

前日岡士騏井子章來飲談、及足下者多矣、不佞竊恨不使足下豫知有此飲焉、須臾足下忽然來、豈不亦甚奇乎、獨奈其已經高陽、過習池、其腹便便已、雖不見引滿鯨吸之壯乎、高談劇論、得以適我願也、書辭懇懇、見謝不置、不佞豈敢當、新詩興象、大非他日

之比、走筆和答、願供一笑、醫話二卷、完璧、賤冗之間、雖未能窮其秘旨之所至也、然於其持論與修辭、則僕不敢贊一辭云、昏暮難留使、艸草取答、請恕。

與江伯思

歲將除矣、寒氣凜冽、伯思足下無恙否、君侯所命之石記、急召伊東生以刻焉、生嗜技甚、一刀一杯、且飲且刻、不飲則不刻、飲則鼻息而眠、僕自傍苦其不急、乃頻擊節高歌、則驚覺執業、纔得使之了、謹馳介使以進、伯思請誦之君前、足以供一笑、長笛記、淨寫併

上、俗冗紛起、不能一二、亮察不備、

東向報江松伯

自領書詩及鹽鴈之惠、歲亦暮矣、至于今未報、令子日夜來往小館、面覩奔走不遑、則知其必代僕爲之辭、然僕之怠慢于足下、其謂之何、僕已以足下之故、得與竹大夫相知、已知大夫、而後知足下者、亦益深矣、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我於大夫而觀之、其斯人也、而有斯政也、雖由此爲天下之名大夫不異也、而亦以足下之故、謬謂僕

修行卓偉、推之授之、遂至使得趨走君侯之前、俯仰世子之筵、僕固賤陋、何益于治國之術哉、抑知大夫之知己、進見之間、不敢隱狂言、而君侯世子、幸未罪之、則僕之不負足下者、是而已、近聞大邦學大興、其士皆斐然成章、而足下爲之唱者、蓋君侯之志仁也、諸賢大夫唱之、衆有司和之、愉快哉、他日使一世謂聖人之道行于大邦、則知上賞必先在我松伯、千里東向、竊喜而不寐、足下其勉之、令子業大進、墾生輩日刮目、如此而已、奚疑不成器焉、足下其安之、曩

見示佳篇若干、僕乃以爲遺綺之意耳、謹珍藏、今見使令子請、乃檢數字却呈、幸勿怪遲慢、拙和并往、一笑而置之、君侯東歸不遠、餘將有所屬竹君、昭亮不備、

與木君恕

比老兄東發、弟小疾數日不出、出則二三候家之請累至、固非有子訓之術、而欲以一身應數處、其窘可知也、遂不得一握手於河梁、而至奉別之作、亦屬之野氏以致焉、則欠情失敬、至于今快快耳、不知別後

爲何態、執經當筵、堯舜其君歟、載筆陪乘、賦其褰帷行樂歟、及暇會僚、飲宴終日、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使傍人之頤不遑往歟、役樵驅漁、嘯咏山澤、以暫忘官情歟、回首西顧、念我二三兄弟以吟哦歟、亦唯老兄通率也、想當一無不可乎此行者、非耶、自瀧井諸子無恙、昨會松子由、依舊酣飲、共有奉懷之作、皆曰近信寄呈、鄙律先往、一笑而置之、濕雨之候、千萬自重、心緒多端、餘當附後信、

報蹟士胤

梅雨始收、暴暑如燉、書憲無恙、幸甚哉、士胤新遇知於君侯、一侍曲室、其語大善云、亦唯瀧子之所獎也、而士胤生平之所積也、至其感謝不僂、則固不敢當矣、今朝拜送米澤侯於其邸、君侯亦來別、不僂偶得奉謁、而竊察其容度、諄謹之性、折節下士、實今世之孟嘗平原、不僂私心喜士胤之得其所、乃知馮毛之舉、他日不難乎士胤也、山生失之前、蹟生得之後、而後君侯好士之名愈益顯、則不僂與有喜矣、所患海鮮、如躍于網、當此炎熱、得之何肆、厚領盛心、熟羞病

親、餘及塾中、謝謝、不僂宜詣謝君侯者、以足疾未果侍座之間、善爲吾辭面語在近、艸艸取答、

與富君嚴

不見君嚴三四月矣、墨河之波則芝水之餘颺、何使尺五之天遼落千里也、幸士胤之隣居于足下也、時一聞近狀、慰此契濶耳、士胤云、君嚴之爲醫也、巧乎人而拙乎己、動輒致體中不佳、其意蓋如不滿足下者、不僂語之曰、昔去病忘其家、而竭力於胡、稱爲漢之忠臣、今君嚴急於人、而疎於己、則所以爲良工也、

士胤哂然而笑、可謂不僂善爲足下解者、不僂難仕、亦唯不欲苟祿也、不知我者、謂偷四支之安、省夙夜之勤、間則佚矣、抑不仕無義、獨如非仲尼之徒、何、親舊亦多以是爲言、近有一二諸侯、蓋聞不僂窮處自苦、則謬以爲耿介修節、乃善其辭命、使者三反于門、不僂愚陋、忽覩其禮如此、以爲是知己者、乃抗顏修容、執經以進、固艸野小人、未嘗知忌憚、當筵敢言、盡日不譁、幸大人寬洪、未嘗譴責、又不但不譴責、或謂乃言底可績、遇待日親、不僂亦益謂是誠知己者也、

雖勉入侍、不敢以勞辭焉、西於適、東於適、一月三十日、二十有一日適、遂至親交如君嚴、三四月不得相見、比之世之以儒仕者、未有如不佞劇者、豈四支之安可偷乎、夙夜之勤可省乎、但君嚴素知我、則必善爲我解者、瀧子亦序拙集、以其西東于君事、其稿久不脫屬者、纔得淨寫、繡梓功成、乃送呈几右、南至之宴在近、幸尋舊盟、貴臨不備、

報紀琴臺

昨廿四日、得足下之書於青齋老人、謹發函則審足

下、昔弱冠宦于某藩、後去仕今藩、嘗一祗役於西京、而及東涯先生之門、既而東歸、則周旋服南郭平金華、鳴錦江諸先生、今茲告老致仕、世祿於賢子、逸老之會、纔得自由、而風月之興、始堪舒暢之狀焉、夫此數子先進之雋命、世之士、而足下能交臂於其間、雖在武貞、而不廢文業、事君三十年、奉職無闕、終保懸車之榮如此也、蓋知足下生平之所操持、必非時流輕俊、妄以左武右文爲高、賣刀易筆、敗節廢職、失故步乎耶、鄆、自以爲得之比矣、而猶枉手書於如民不

僕者、屬以締交之命、嗟乎長者之誼、何其高也、顧青
齋翁之好士也、每逢一才、獎成極口、則亦過稱僕、以
聞于足下也、盛推拙集、亦是巴里下調、但以幸歷秋
瀧諸子之品評、不忍亡其語、乃竊行乎家塾耳、豈足
當一時作者之鑒賞哉、所惠七律、亡論氣格秀俊、且
至意之所寓、隱然言外、僕宜急走門下而拜謝也、獨
奈以賤劣腐才、叨受一二侯家之遇、西侍東陪、在家
之日、一月不過七八日、則恐不能急趨謁、重得罪於
長者、幸宥不敬、果賜下交、銘肝何言、欲呈拙和賤冗

之間、未能成章、伏乞姑恕、遲緩、昭諒不盡、正平子也

報君嚴

南風吹暑、濕雨將至、高府綏福、恭喜恭喜、日者君侯
命谷生、持其龍田記賜示民、伏讀之、自丘陵衍沃、勝
景幽致、宛然乎目睫、雖親陪其遊、鄉其所視者、又何
加焉、嗚乎、君侯辭藻之富、一至于斯乎、乃又披足下
之書、則懇喻僕曰、不敢吝芻蕘之愚、以副君侯好下
問之實矣、僕固卑陋、豈敢當、雖然其命實重、徒守默
恐非所以奉承大人君子之道也、謹檢數字奉還、未

知能當尊意否、厚慰問病親、牀褥之久、飲食猶協、幸勿爲念、珍玩之惠、愛及豚犬、咳笑把弄、大慰目前、不堪感謝、

報劉文翼

木君恕逝也、其生平所交善、誰不傷悼、而至詩以哭之、泄其哀感之思於不佞民、足下最先、意足下交情不可已乎、君恕則亦不可已乎、不佞民也、厚之爲友也、至其曰遜讓逢人愛、清貧超俗心、乃君恕之小傳、民與君恕、情好加于骨肉、十一年于張、十五年于此、

而今忽焉逝矣、足下不以世之哀君恕者衆、而獨以民之哀之、此誠有所感焉、而民所以敢當足下之厚吊而不辭也、初君恕清介之士、當其宦于勝山也、非爲祿而爲其君之知己也、非爲其有妻妾之養、而爲苟升斗餉口、從其所好而無壅累也、是以一喪內不娶、一女獨止、終無血胤、則立後非其志也、雖然藩法有例、承續不可廢、是以不敢不請、則以學於不佞者、佐藤氏之子某請焉、然後得葬埋如禮矣、足下請安之、至如其墓碑與遺稿、尋將就同盟諸公咨之、小館

至日之集在近、冀依舊貴臨、

報覺融上人

自辱手書、徵知雨亭七景之詩、于今三年矣、無日忘老師遠賜不鄙、深屬厚意之誼也、獨奈賤業日忙、出則列侯講筵、入則病親湯藥、有餘力則以教育二三子弟之在家塾者、惟日不足、秉燭夜坐、筆削遠近之詩若文、歲內殆萬有餘紙、夫以一身待四方之間、固豪傑之士所難也、况僕賤劣腐材、雖能抗厚顏以爲時師之態也、中心憂勞、錯亂日甚、譬猶浮鷗在水、悠

然而游、然其足躁擾不得少休息也、是以生平酬答、動以淹滯、得罪於新舊矣、木君恕常殷勤戒僕、以勿失信於老師、而自其逝矣、亦且周期不僂、雖僻愒素已、恐負老師於今日、而又恐負木子於昔日也、乃僕勉苦吟七詩、謹奉呈座下、蓋顧暮水公風流之所接納、而大邦作者之所賦獻、非明珠則拱璧、而不僂民重龍燕石、以徂于其後、則形穢何堪、但爲老師之故、不敢遑耻羞也、如猶宥遲緩之罪、以致之大夫君、使得賜其一笑、則民之幸甚是耳、今夏已脫稿、將授驛

使何圖病妻以七月亡、匍匐裹事、上扶持老親、下顧復幼兒、不啻悲哀、狼狽亦甚、以故又復誓留至于今、不敬惰慢、欲謝而無言、所恃老師大慈大悲、千萬恕之、暮秋之候、冷氣襲人、伏惟爲法自愛、

與井子章

曩聞長君疾病、倒屣以行、至則老兄儼然衰服焉、不俟弟慨失良久、而後漸及其生平持操大異乎人也、易簣之日、其狀始白、愈益吞聲矣、乃後賤忙、不覺失候、欠情如何、昨之麻阜、因入起居、則老兄旣已出矣、

雖知是友于餘哀、爲官所奪也、乃亦知不至琴亡之哭、以滅其性、而後我心則降矣、弟之將出、命家人使致淮南銜名淡雪者一盆於厨下、旣反、家人曰、謹使奴饋井君、少焉走報曰、比至其門、皆爲雪、是以不敢呈而返、不俟聞之悵然、俄自解曰、名以雪、謂其消也、不戒搖蕩、可恨耳、今暮蕡數根、聊以償前志、尚一命膳人、不出一二日、必有趨拜、艸艸、

答德立積

拜讀手書、得審起居綏福、恭喜恭喜、不佞德民自辱

尊翁之知愛、十有七年于今矣、得福而喜之於尊翁、逢禍則憂之於尊翁、一喜一憂未嘗一有不經尊翁之慮者、則雖曰恩猶父子乎、誠未爲誣矣、然則令弟之託我塾也、我固骨肉視之、其已骨肉視之、自其衣食起居、痒疴疾痛、焉有不切于我身者哉、是所以不待足下喃喃見屬也、請安之、松魚一尾、新鮮如躍、敬領厚惠、心事多多、近容面謝、不一、贈又奉人曰歸公

報河士訥

對此心懼惶矣、果文辭出命來入對

昔者秋玉山我丈人行也、其人長者、而汎愛衆、方其

在東、狂愚如不佞、亦得在其爾汝之列焉、不往則來、杯酒相歡、彼我相忘、眸青耳赤、欣然終日、何圖西歸、大日、遂隔幽明、爾後我無復懷于肥矣、今春子柏書至、併得足下手札、書辭殷勤、何見屬鄙交之厚也、乃知足下肥人、亦我秋翁所教成也、妙年勉學、文章通暢、竊察其風裁所倣、則何似其師之甚也、於是忽又感念往者、淚滋然下、足下旣爲我秋翁之徒乎、其於不佞、亦何間親舊、况今客長崎也、亦主我子柏氏乎、繼此不遐棄、固不佞之願也、書中論文及詩、乃見阜

爾、抑人才之不同、猶艸木區以別矣、亦各有華實也。如圭如璧、金也錫也、追以琢之、廟堂彝器、鍛以鍊之、武庫重兵、及其未磨礪、則我何以觀其用哉、學者亦唯琢鍊之期、詩云、詩云、豈音韻而已、文云、文云、豈焉哉乎也、公之天下之目、而天下美焉、公之天下之耳、而天下順焉、微瑕不瑕、微釁不釁、和氏歟、于將歟、蓋天下之至寶定焉、顧其至于斯者、或寡矣、外之烏黑、孤赤、何擇雌雄與牝牡哉、今也足下以秋翁之故、不敢吝腹、是於不佞、亦以是之故、不吝腹、非於足下、此

我所以不負至意也、如其過譽、不佞固不敢當矣、佳篇厚領、贈縞之意、欲和之間、忽念乃師嘗登嶽作記之壯、故句中及之、高韻求字、難再押、改取投字、恕之、併往哭秋子舊作、不知已經看否、亦唯下情所寓、幸勿以蕪陋、子柏三子、伯仲詩亦伯仲、而季之字殊可愛也、足下橐籥所出、奇哉、如書尾所言、不出數年、馬首必東、千紙所疏、不如一面、足下請勉焉、不謂十
與伊吉之無不應應而田于晉晉城不樂

昔德民遊長崎也、携其士藤子柏歸、歸則盛稱其山

水於我元子之社、子柏佐以誇焉、尋河仲栗來、亦益證之、爾時諸友無不傾想、而田子晉飢涎不禁、及子柏還、遂與之偕行、行則報書曰、以耳謀目、則不能十
二三乎目也、於是吉之神飛奮擲刀圭、拜辭高堂、一
劍一囊、飄然西矣、乃與二子日歡、飛鳥子靜、左提右
携、遊賞數月、卒極其觀而歸、其詩百餘篇、往往句驚
人、吉之何壯也、旣而元子逝矣、後數歲子靜仲栗子
晉皆故矣、今唯源巨卿南喬卿子柏吉之及民五人
耳、而雲飛雨散、二十餘年于東西南北矣、每一相思、

無由相泣乎、一堂焉、往歲以來、不僂力促足下東遊者數矣、然濡滯未果、甚矣吉之之憊也、聞之濃人、近來濃中之疾、獨多乎、吉之之門、則豈能遠東哉、是或然、然大孺人在日、吉之猶能奮飛三千里、今濃達此八九日行、驛站相望、自堂徂基、薩陀玉笥雖險也、孰與彼冷嶺太良者、天龍富水雖廣也、一葦杭之、大堰潮、玄海之濤、颶風一起、白日頓黑、怒鯨惡鱷、妖露百色者、安危何如也、況於富士五千仞之白雪、不可不

望江戶二百年之壯麗不可不觀乎而足下徘徊趙
趙使不僂累年引領乎楚然之音者又何忍焉近得
長君張州信云將使其郎春堂生學于不僂上途之
期在本月末來月初蓋知足下相携以東使不僂行
觴於叔姪之座以大慰生平積念者多當在此時也
除室潔庖計日待歡足下勉急之不備

與瀧鶴臺

不僂民之於瀧翁于來章閣也猶雙桶之於井車也
月各六次更日以進貳未嘗一相會其座焉蓋侯雅

知翁之與民骨肉相親豈不欲使歡之一堂而四眼
相青乎顧欲使無相讓于禮而各盡其言也且一月
十二日以頻煩其業而無憐乎間疎也此侯好學哉
屬者戒宴二人卜日在昨民早修容叱舉隸進途中
唯恨無麈柄以搥其脅矣比入見侯已盛服待焉講
經一過日且午外謁瀧先生至侯容不改整揖民出
迎及賓主坐定支侯昆季且猶稱室人則亡論邊豆
楚列舉醻逸逸平平左右率從之謹酒已酣樂胥甚
於是命臣僚各賦其志詞華燁燁春葩爭發翁大國

儒宗其於侯也、言必稱外臣、然至高論橫出、則往往聞土音、况民艸野鄙生、何知忌憚、衝口放談、抵掌佐之、不唯侯之能忘其勢於吾二人也、吾二人者亦自忘矣、樂只君子謙虛之德、雖比之魯穆魏文、不爲譏也、日暮燭上、民乃再拜退、雖則知先長者之大不敬也、然奈病親在牀何、比民之出、碁局正進、翁之扼腕此技也、唯敵之求、不知爾後其事如何、鎮撫中國稱霸耶、將大囚俘獻捷耶、抑交綏耶、想必不失其爲晉楚矣、井子之期、在節後、亦是左盈巨觥、右執偏提依

舊周旋彩霞之館、誰避三舍於翁者、敢請勉勿推事、艸艸不備、或不云當行對射於屋宇間、不以戶門也

復立原伯時

去春改作小館、正月半起工、三月晦完工、束埋土木者、七八十日矣、而亡妻以二月下旬伏枕、自夏之秋、病日加、遂不起、而八十老親病廢于牀、三歲嬰兒、乳哺無依、拮据狼狽、乃歲暮矣、雖則辱書詩、併領利員烟之惠、而不能削尺一答謝厚儀、偶得口屬谷仙庵、以致不報之意已、然足下尚且不棄、今又遠寄新麥

數升、而書辭殷懃、併示佳篇十數首、何高誼之無已時也、承喻足下以撰補史館生、乃知大邦試官、固有其人焉、足下由此讀五車、則異日大國之寶可知也、尚勉之、不肖頻年不弔甚、家嚴以五月二十六日逝矣、舊隱未渝、重丁大難、哀感憔悴、足下憐察焉、蹟生今春從其君之藩、之子駸駸、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松生今醫藥南芝、關生長于家塾、而舊業不廢、其詩時時懷足下云、當待後信使錄呈、守制中、不得細疏心事、請恕之、秋暑尚熱、自愛、不備、

與南宮喬卿

五月二十六日、家君易簷、自去秋鼓缶未周期、嗚呼、喬卿民之不弔如何、昔民西學王國、尋遊紫海、當年先慈佐先人使之、爾後關東十八年、薄劣齷齪、竊虛名於一時者、亦唯先人實使之、先人以不肖之故、六十四而離鄉入關、不肖愚陋、妄不自量、好從事而亟失時、敝帚千金、至今不售、而先人茹菽十五年、未嘗一日以貧窶爲言、旦夕樂兒之微業、欣然爲異鄉之鬼、凡父母之愛其子、人亦誰不然、然爲子之情、以

爲天下不復有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鬚髮之好、獨喬卿知我則亦當哀我方寸也、民張海一布衣、而自少從事斯文、叨受列侯之遇、丁難之際、弔慰懇到、賻贈爭助、幸以具棺殮而葬埋無阻、死有知乎、可以償萬一於地下矣、亦唯喬卿之知我耳、此變宜速報、知而哀毀餘息、不勝修書、勿怪遲緩、卒哭當復細疏、徂暑猶猛、與老嫂令子、飲食自愛、

正月 與紀府文學榦彰明

列國之邸、往往多名園、而尾之豐山水之礫川、與尊

府青山之館、三園同勝、亦猶三宗同貴云、然其車乘所遊憩、固非他人所得窺也、德民幸蒙我公知遇、昨入奉謁、則辱賜親喻、縱觀園中、乃使寺大夫引民、又使荻傳與足下者相携以助嘯咏、圓山之亭、已出入間、森川之構、高致脫洒、何其儉德之斯設也、乃知德廟未龍飛時之造焉、松間飛瀑、最驚神造、芳山千里、龍門百尺、何縮得至此、顧民肥醜凡骨、今假我公一麾、則俄頃羽化乎仙境、況於太祖龍公威德隆于當時乎、其驅鬼役神、亦奚疑矣、妙哉園之勝、不啻木

石鍾美亦唯寓人巧於天工、境境神迷、物物塊清、導者道今日所屬、僅三分之一、尚有西山之奇、其觀與此相敵、轉使人飛揚、但奈短景不可周遍、何監園五子、到處具厨、勸飲如注、嗚呼亦恩之渥也、還則家塾生環坐集賀、乃餘興未已、左顧右指、細狀盡日之態、彼皆泉石同病、飢涎溢襟可知也、大夫又致後命曰、無來拜、我公仁慈、無所不至、彰明彰明、民何爲者、感激如何、今不敢修書二君、以非書辭之所能盡也、敢私布足下、善辭二君、爾時諾詩以記、而醉眠失曉、支

侯之使者、已在門、不遑錄呈、艸艸不備、

貝文答仙臺玉子一
承問朱子與老子、其說相反、不啻表裏、其徒相拒、不啻仇讐、如教之邦國、其孰可孰否、是切問也、然不佞實寡陋、於二家也、未能咸信其義矣、焉得妄斷其可否哉、蓋二家亦以六經爲學、孝悌忠信爲德、修身治人爲事、則知不復他乎聖人之道矣、但其所持、彼於窮理、此於修辭、而守其學者、是非相詆、相誣、遂至仇讐相視、亦勢之不可已也、抑學異汎流、匹夫之私、教

周邦國君相之公使彼教彼使此教此齊教適道矣問其說異同逞異同者溺乎已者也溺乎已者不怒乎人於是乎彼此相格是非相悖其極不相攻不厭孔子曰以禮讓治國未聞其仇讐相攻矣明君賢相有志于聖人之道乎六經雖缺其文可考文尚可考則仁民之治可得而舉也夫仁民之治施之由孝悌始欲孝弟以教非得其人以訓之則民不虛化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懿德以教何民不化化歸乎仁何必問其學所師承哉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乎人之謂也舉不撰人而唯學之撰德之棄也以訓隨敗安在教化邦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如不察其源而其流之視雖窮歲年清濁終不可辨察其源者或寡矣足下其思諸喻有微恙秋雨暴冷湯藥自養

復野伯修

四日之飲菜根下酒餕云乎哉但是莫逆神存彼此茹菽之寢不知以辭忽煩謝使何爲然也辱愛念小

豚犬弟也、暗柔、舐犢亡論、然亦不欲狃調猫習責時夜於穀卵、而彼亦未曉、願使目攝是其何態、乃驕痴自恣、目無貴客、奪筆掠簡、纏著老兄、兄唯子視、無知其惡已、賢子嚴訓、善良可想、幸容不類、永稱通家、何喜如之、玉山遺稿、泣讀數過、奉還自子章氏、拙叙之惠、爾後未一謝、惰慢謂之何、敢懇善爲弟辭焉、聞敷教授才德大進、併煩一聲、從駕期迫、治裝定嚴、諸當趨別、勿辱再顧、二絕雖蕪、下憊所寓、冀賜一覽、不次

與野伯修

今歲暑甚、羣國多旱、不知大邦享福否、奉違數日、忽罹喉風、自夏徂秋、手筆相嫉、不啻以山川悠遠也、玉山集序、謹斯應命、此翁碩匠、一世所知、而鄙文拙長、恐惹久伸、所以不敢多言也、極知不慊乎大邦人士、幸以老兄故、得不見擯、斥諸君子、而酬往日同傳之言、則貽笑後來、亦所甘心也、兄願以此意報秋家、澁井南宮無恙、井女嫁、宮男痘、皆善、茅廬近亦改作、欲待老兄之東、而叱妻孥一醉于此也、時下寒冽、與老

嫂賢子、冀善自重、

復井子章

見領白鳥數鸞、此下于君侯之轂于總海之濱云、何恩波之及遠也、偶有酒客、具饌之際、愈益感喜、不知所謝、

復管岡公子

將雪、高府綏福、不堪恭喜、辱喻、日者偶遠出、玉趾生庖、月旦之會、不果見臨、乃知舍車而徒、何公子之簡易、既齎騎射、意氣蓋衆、又何公子之雄壯、且言東江

翁書中、有欲持畫幅以命鄙題之意、因使公子先聲、此翁任誕、未可量其爲何圖也、竊請當先言、就翁飲一席、則能使紀生諾、不然則恐爲翁所賣、再喻、草堂至日之飲、仲山已爲其族人所要約、不知其酒得能敵我一杯否、今四辱招、宜趨承、昨寒、造某世子、夜來體少惡、今日未可風、謹謝不敬、如辱以初六見枉、諸當奉謝、草草、

與松伯義

今春改作小館、竊自以爲得、請安志老侯之筆跡、以

顏之四方之客、仰以恭敬、則草堂之榮、莫若焉者、既自咎曰、老侯有土之尊、非所可敢請也、旣又自解曰、然老侯以好賢愛士聞焉、且其臣松子素愛我、我因之以請、未必爲不可也、遂奮然欲敢謁門下、敢布腹心、不幸病妻不起、匍匐裹事、會葉生來弔、語次及之、昨足下儼然見顧、則以老侯之命、辱賜嚙鳴館三大字、且私曰、聞之於葉生、吾子之志、如在寡君之書者也、近侍間爲一誦之、寡君聞吾子久矣、乃欣然染毫、不僂民愕然驚喜、再拜頓首、披之、則亡論雲烟飛龍

蛇動、墨光溢目、悚然自失、嗚呼、民賤愚、何幸以得之老侯也、蓋君子博愛、或有時而然、然自非松子愛我之所請、則輒得有此事哉、今時公侯多善書、而至老侯、特稱絕倫、但至其諾之不可賜也、其筆如椽、其重千斤云、而及松子爲民一請也、一揮卽成、實是奇遇、感激何言、民宜急走奉謝門者、獨奈一身四走、日適數處、則恐不得期日拜趨、大負老侯知遇之辱、以重不敬惰慢之罪、伏惟大人寬洪、松子善爲我辭焉、萬萬近在趨謝之日、昭亮不備、

偶逢王張也。上品未前。
不勞而貴。玄璽大入宣廟。然于舊學。亦無遺
棄。未限考。不勞而貴。自非處大貞。亦知昧學。亦尋以重
源。還曰。貴。凡宜急去。奉壇門。恭齋。奈一良田。亦日
千金。而父兄子孫。又一轍也。一轍。嗚知實是。竟
利。昔。蘇軾。公。其。誠。文。不。已。顯。身。其。筆。政。譽。其。重
文。微。贊。限。轉。督。齊。數。事。第。今。却。公。用。爻。善。若。而。坐。未
未。知。也。益。善。千。則。爻。更。卦。却。而。然。然。自。非。公。子。爻。未。

平洲先生嚙鳴館遺稿卷之九

且。與。易。同。幸。以。公。

